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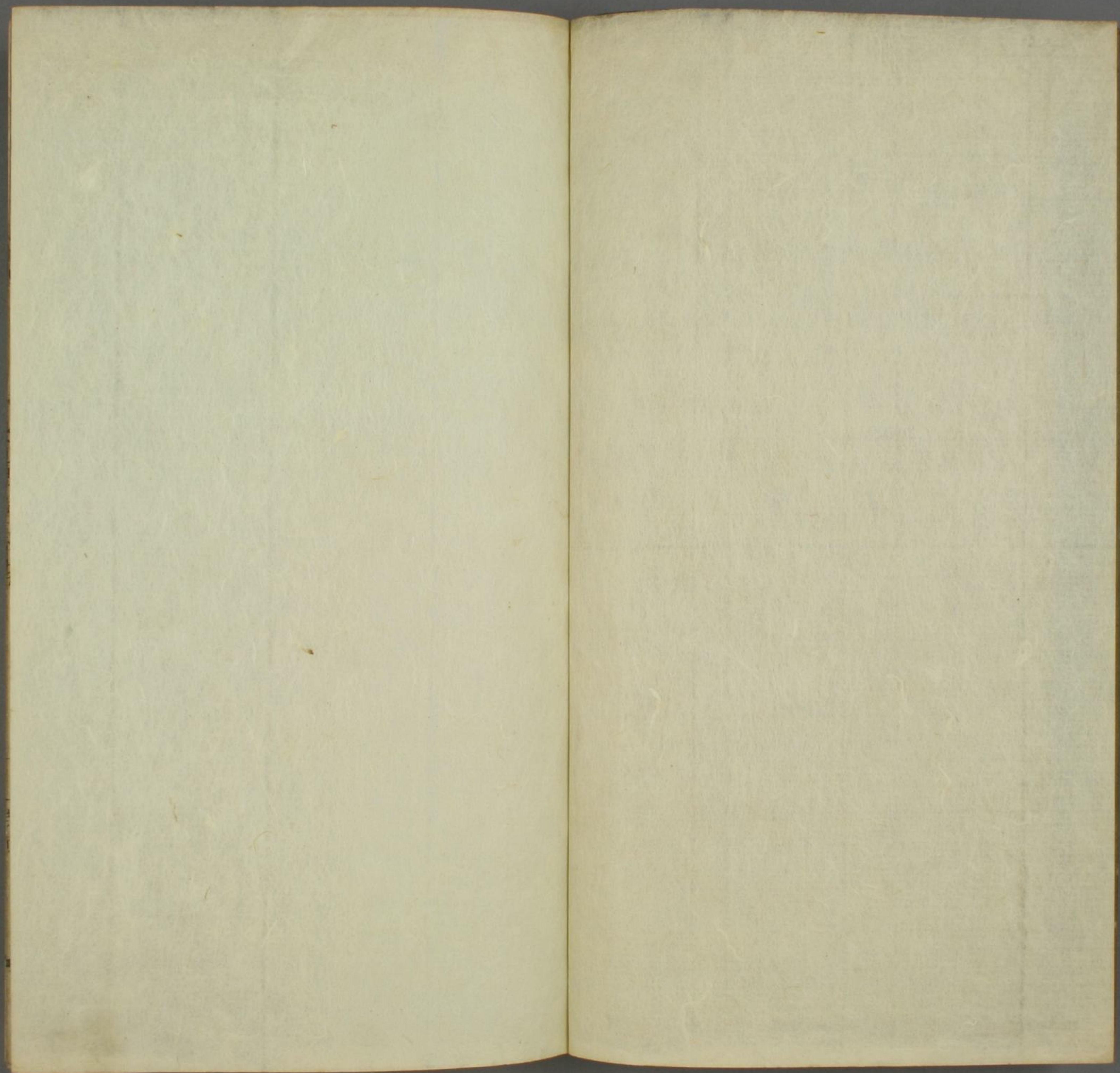
通考

自百六十五至百七十

三十

412  
100  
30





412  
100  
30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

刑考

丹蘄陽

馮天駁

應

宋文帝時侍中蔡廓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貴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衛將軍王弘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其法太重宜進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得小寬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之

明帝太始四年詔定黥刑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通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

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徒猶黥面依舊補治上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謫及帝崩其例乃寢齊高祖時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寃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刪定郎王植之集註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父殄滅

初晉張斐杜預共註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註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乃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寃魂猶結

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卽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崔祖思言漢時習律有官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乃此之由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漢故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令又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心賊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官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廩十九曰關市二十曰

違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  
制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  
笞二百收贖縮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  
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  
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  
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  
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金一斤  
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  
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  
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  
論故爲比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  
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  
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

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  
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  
不卽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桿不款  
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斗械及鉗  
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  
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鞞反不去廉皆  
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杷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鞞長尺五寸杖皆  
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  
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  
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  
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  
得法鞭杖以熟鞞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

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真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鞞鞭小杖其制鞭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毋妻子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贍面為劫字贍音都感反髡鉗補冷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治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

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

天監十一年詔自今通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上乃思所以寬之十四年制除贍面之刑

帝篤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姦吏柄權弄法賄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

有罪亡命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疎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甚矣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卽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斂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爲梁高一尺負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着兩械及桎上桎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錄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錄一重

五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者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囚並著械徒並作着錄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市脫手械及拳手焉拱兩手曰當刑於世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立監平一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塋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詞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道武旣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

科令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

太武帝神麈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女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負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橐其痼疾不逮千人守苑園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贖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賊四十疋致大磔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

太平真君十一年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黨盡夷其族

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書事備而不典旣列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爲言浩及秘書郎吏以下並死浩之將誅也幽繫置之檻內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酷者

正平中又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獻文帝太安中以士民多因酒致闢及議國政乃設酒禁釀酷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賊滿二文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



刑考  
孝文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質太和初制不令裸形  
又令高閭修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  
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  
誅律重者止梟首

太和五年沙門法秀謀反誅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  
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  
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  
一門門誅止身

帝勤於爲政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頗  
以爲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  
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囚圍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  
矜恕耳由是因係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時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復以縶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

以誣服帝傷之乃詔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太和八年始班俸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  
賊二十疋罪死至是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  
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弘之以外戚貴顯爲  
治貪暴班祿之後弘之首以賊敗帝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  
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賊死者四十餘人  
受祿者無不跼蹐賂賂殄絕然吏民犯它法者帝率寬之疑罪  
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月州鎮  
亦簡

十五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  
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

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今有  
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八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

刑之  
刑  
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六道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  
律五等爵及在官口令從第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  
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刑變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  
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既甄削便同  
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  
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公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  
子子為男至于縣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  
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  
從之

文帝大統十三年詔自今應官刑者直沒官勿刑亡奴婢應黥  
者止亡罪

北齊神武秉魏政遷都於鄴郡盜頗起遂嚴立制諸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疋魁

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  
配驛從者流

文宣受禪後命羣官判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  
其決獄猶依魏舊式

自六年以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醜晉任情喜  
怒為大鑊長鋸剉確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  
或命左右嚮嗽以逞其意時僕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  
罪因置于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  
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招死囚編  
蘧蔭為翹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為歡笑時  
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杖夾指壓蹂又立之  
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缸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  
豫州檢使白樹為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

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勅八座議立按劾格負  
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  
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千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  
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  
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  
鬪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廩牧十二曰雜其  
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  
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輟之輟音悲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  
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  
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  
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  
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

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  
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鑊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  
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五十四十  
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  
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  
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  
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  
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  
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  
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  
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一戶  
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  
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訟繫之罪刑年者

刑考  
鑊無鑊以枷流罪以上枷杻械死罪者拮之反卽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一人杖長三尺五寸太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

事有不附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鬪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遠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廩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于五十二曰鞭刑三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

刑考  
卷之五  
鎮服去皇畿四十里者鞭百答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答百死刑五一曰磔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報七而自殺之而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羣流罪枷而枯徒罪枷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鑕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羣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如答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答者皆先答後鞭婦人當答者聽以贖論徒輸

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緡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緡十二疋死罪者疋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冗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喪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

刑名  
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除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卽位並先誅戮由是外內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踈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藉没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礮礮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卽百二十云多打者卽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旣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自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愁焉

隋文帝初令高穎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有絞有斬三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五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没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緡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

開封府志卷之五十五  
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  
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  
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  
杖車輻輳底壓蹀杖枕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者  
大小咸爲之程而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  
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  
聽檣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  
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  
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親律除死罪八  
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  
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  
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  
曰斷獄自是刑綱簡要踈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真斷決

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  
踈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  
後上奏取裁

帝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  
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  
汗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  
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卽令斬之十四年尚書左  
僕射高穎理書侍御史柳或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處殿  
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穎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  
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  
臣等不能有所裨益乞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  
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  
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

內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穎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寮之不諫者也

開皇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

十五年制苑罪三奏而決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

十七年詔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毀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卽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僣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

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椽桶三人共竊一瓜事發卽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行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常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旣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益甚臣寮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依劔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



庭荒蕪獨孤師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之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指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羶上樗蒲旋以白帝今與亭容故皆坐棒殺而榜樞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順帝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計遠又能附楊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乃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開皇舊制疊門弟子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時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藉沒巖以中宮故君綽綠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令諸州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大業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檀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鬪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廩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歛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勅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盜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輟裂梟

刑考  
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齧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六

宋都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蕪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刑考 刑制

唐高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餘悉蠲之

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贓詐冒盜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衆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大略以開皇爲準五百麗以五十三條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

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為言耻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

年至千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千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輟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粗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鎌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

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三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背腿均受者聽即殿庭決者皆背受

太宗即位以爲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  
卽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之

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  
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  
輕之刑而或致死乃詔罪人毋鞭背

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引囚至岐州刺史  
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爲伍乃詔自  
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致堂胡氏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大臣不欲與諸囚同  
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  
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  
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宮讒  
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室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

品以上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二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  
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  
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殄除  
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  
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

旣定免死斷右趾法帝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  
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  
受刑者當死而復生豈憚斷一趾去趾所以復覓者知懼今以  
死刑爲斷趾蓋寬之也其後裴弘獻駁律令房玄齡等又以  
爲古者五刑刑居其一今肉刑旣廢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  
而又別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五年帝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旣而大悔詔死罪

雖令即決皆三復奏詳六年帝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

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見赦

十一年頒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定律一千五

百四十六條為三十卷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有七百條

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

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北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

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

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

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泣以御史金吾在外

則上佐餘皆判官泣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

泣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

七里外壙有碑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塋諸獄之長官五

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

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天下疑獄讞

大理寺不能決者尚書省眾議之錄可以為法者送秘書省

奏報不馳驛經覆而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

獄囚柵校糧餉治不如法者

十六年詔盜賊之作為害寔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

不煩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逆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

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繚繼有一於斯實虧王化自今以後

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没官為輕請改從死勅八座

議之議者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

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

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

上從之

刑考  
高宗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  
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司刑太常  
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又加刊正

趙冬曦上書言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餘條近者隋之  
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  
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  
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  
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  
之慟哭矣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  
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  
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  
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  
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

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  
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  
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  
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濫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衛史大理  
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為能至不釋枷而笞捶以死  
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皆至死而杖未畢乃詔  
內有盜竊及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  
停然無益也

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于  
垂拱詔勅為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書令韋安石又  
續其後至於神龍為散頒格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  
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

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向知別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而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諸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

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字或以椽闕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驢駒拔擲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梃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又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人戲呼為例竟門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末有用以治

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効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况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長壽元年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勅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密裂衾帛書冤狀令其子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禡其中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

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繼視之繼不敢相視唯東顧唯諾而已俊臣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恩臨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貶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卽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愿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愿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



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陷善恩坐流貶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遽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茲險之鋒芒室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

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書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

死賴天啓聖心與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曷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著開元格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宋璟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初又詔刑部尚書蕭奘稍增損之

十年前廣州都督裴仲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仲先亦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臣時來則爲若貴臣盡當受杖但恐吾輩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仲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太宗自臨治真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泥以杖輕下更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慎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陳政敏遜齋閑覽言杜子美脫身簿

尉中始與筆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勳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親狂獄敲榜發姦偷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繫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為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按以裴伸先之事觀之則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又張士貴宋璟所監涖者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則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賊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緡賤河南緡貴賤處計賊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以上

方至死刑即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賊估緡每疋計五百五十價為限勅依其應徵賊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時勅先準格例每例五百五十價估當緡一疋自今以後應定賊數宜約當時緡估並準實錢庶叶從寬俾在不易

致堂胡氏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罔也

刑考  
卷一百六十一  
三十二年殿中侍御楊汪為張瑄等所殺先時瑄父張審素為  
舊州都督人告其賊污制遣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  
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  
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籍沒其家時瑄及弟琇俱幼坐流嶺  
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  
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  
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  
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  
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  
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  
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  
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怜之

致堂胡氏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

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  
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遽以  
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瑄與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  
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  
豈非為此乎而裴李降勅之言何其疾哉設法之意固欲  
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  
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殺  
張審素而瑄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  
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  
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  
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為發致刑措上表稱賀

按通鑑紀此事於開元之二十五年然當時李林甫方用事崇獎姦邪屏斥忠直監察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廬太子英鄂王瑤光王琚以失寵被讒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之祥何耶

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隳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數十百人

六載勅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

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克復東京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汚者勿問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器諲上言諸陷賊官皆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

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代宗寶應元年詔曰凡制勅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至六十並不至死

帝性仁恕河洛平詔河北河東吏民任偽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諫者常諷帝政寬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卽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特別勅決人捶無數有司言應決重杖之

人今式先無分別京城知是蠹害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請詳處分故有是詔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判惡逆四等請準律用刑其餘犯別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貞元八年勅比來所斷罪俱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

按鞭朴在有盧之時爲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旣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爲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爲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

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筆楚之與  
刃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  
間而使姦吏得因緣爲市是何理也至於當斬絞者皆  
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  
定重杖爲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蓋革累朝  
之弊法云

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勅爲開元格後赦  
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  
令蠲逋振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  
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  
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  
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  
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  
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賊踰三死者  
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

唐史刑法志論曰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  
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  
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啓其姦猶積水而決  
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  
幸也

穆宗時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  
酌院其後罷之

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餘年矣  
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  
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

罪乃議其出入是予奪係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

文宗時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勅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輿等入左庫被以桎梏掠地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註於是以前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子不死者沒爲官婢

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

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辜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典刑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茲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甚憚之

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

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饑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罷之

會昌五年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



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  
勅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

大中五年勅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  
前能經官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萌肇雖未被  
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七年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  
五下則吏無逾判法守常規

八年勅估緝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文九十爲陌  
計贓緝一疋

僖宗乾符四年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州  
縣官更所犯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  
收據事定例

梁太祖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

一十卷律并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  
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臺奏廢僞梁新格行本朝舊  
章今集衆商量開元格多是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今欲  
且請使開成格從之

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決死刑  
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按牘若準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  
慮刑獄遲滯者詔曰刑以秋分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  
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  
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  
斷輕者即時疎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  
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爲逆惡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  
滯並不在此限

刑考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二千里卽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來全不奏覆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乞敕所司應在京有犯極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奉勅依容齋洪氏隨筆曰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慘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卽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瘞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

士去之

長興四年大理正張仁瑒奏伏見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給喪葬行人載於城外或殘害尸髮多致邀求準獄官令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行刑法云決之經宿所司卽爲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瘞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埋瘞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冢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諭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

王氏反此義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閩無道之曦猶能為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晉天福十二年勅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及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眾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嘗令帝靜獄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

彈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錮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民間震動驚訛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如何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斷舌斫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息而冤死者甚眾

周太祖廣順二年勅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

世宗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皆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差繆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並行刪定務從簡要所貴天下易為頒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刪律令之書求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為今古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彞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及皇

朝制勅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勅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邊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爲姦寢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聖旨施行仍差待御史知雜事張緹等十人編集新格勅成部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次要詣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重輕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予楯相攷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率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及兩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書門下及兵部尚書張昭遠等奏其所編集勅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目之爲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編勅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

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者奉勅宜依

五年勅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勅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後賊少多並決殺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

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它可以類推矣見竇儀傳又曰周世宗用法太嚴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廵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貲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取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複襦不辨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

上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按委刑部詳覆

既又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椽同斷獄

二月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竊盜滿三疋者死會昌之後竊盜贓錢一貫以上抵極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復遵建中之制漢乾祐以來用法嚴急民盜一錢者死周太祖深懲其弊定今竊盜贓滿三疋弃市建隆二年增爲錢三千陌以八十爲限至是又有是詔法益寬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削併僭僞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

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  
 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  
 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  
 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索得州  
 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為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  
 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  
 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  
 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  
 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  
 間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  
 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  
 殺牛賊不獲姦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  
 者減大半是皆日相循習所致也一賢改為其利民如此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  
 里脊杖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  
 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  
 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  
 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  
 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  
 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  
 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實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削去令式宣勅一百  
 九十增入制勅十五又錄律內餘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  
 名例之次後別取格令宣勅之削出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一  
 百六條編為四卷曰新編勅其厘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內  
 類不在焉詔與刑統並刊行儀等酌參輕重尤為詳備世稱其

平允是後削平諸國州府皆頒下之

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史督長獄椽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誡官吏

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秩滿免選赴集又置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幹局曉法律高貴者為之給以月俸秩滿上其殿最以定黜陟有踰濫者坐長吏而

下其後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鞠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舉者罪之是歲命有司取國初以來勅條纂為本平興國編勅十五卷行于世太平興國時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

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詔自今繫囚如證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吏拷決上頗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

九年三月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加糾察

時上閱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下詔申嚴淹獄之戒令今後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並準禁囚例件析以聞其鞫獄遺限及可斷不斷事小禁繫者有

司奏駁之

六月詔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四十人分往江南江浙西川荆湖嶺南等道案問刑獄情得者即決之若須證逮者並且獄論如律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其臨事強明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來上

十年五月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本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

九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並須習讀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加試問其全不明習者量加殿罰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按牘勿復分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釋式

二年二月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歲三元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晉天福七年詔書應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並不論決自今請太歲三元及上慶誕日兩京諸州不決死罪餘如故從之

五月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常命參官主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之未決者即馳傳以視之州郡敢積稽留大獄久而不決及以偏辭按讞情不得實并官吏用情者悉以聞八月始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如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司錄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因督促之有寃滯者以聞



三年今諸州夫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寃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鞠

是年春京江浙大饑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以振饑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自臨遣而謂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餼糧以圖活命爾若其情非巨靈悉爲末減其法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惡難制爲患閭里者固便宜從事務於除惡繇是獲全活者殆千計

十月詔曰比者申命使臣分聽獄訟徒終歲序幾有平反曷助哀矜祗增煩擾其諸路提點刑獄司宜罷以其事歸轉運司至道二年敕大理寺所決天下按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

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真宗咸平三年判大理寺王欽若言本寺公按常有五七道今者踰月之內絕無案牘足彰耻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書用昭聖政從之

四年知黃州王禹偁奏令諸路置病囚院持杖劫賊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悉責保于外是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

上覽囚簿撫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公革終慮淹繫不克行

六年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奉裁勿得私黥涅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僕本備顧良民故有是詔

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官勅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卽實大辟頗乖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

二年詔大理寺刑部所舉詳斷詳覆官止試斷獄按五道差官與二司互考又詔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副法直官令吏部銓選流內官一任三考以上謹幹無過工書判官具名引對試斷按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三年無私罪者授京官先是悉自令史迺補端拱中寇準典選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三年四月樞密院直學士劉綜等詣三司開封府御史臺殿前侍衛司編叙囚繫翌日上御崇政殿臨決殺人者論如律雜犯死罪流徒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日旣罷令軍頭引見司覆奏所決刑名審視訖乃行是後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率以

爲常

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官所在專察視囚禁審詳按牘州郡不得迎送相與聚會內出玉寶印紙爲曆書具績效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擿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實以深罪

知審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許爲曲法決遣之際依法科刑規避枉法之罪證左明白者望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從之

河北提點刑獄陳綱上言杖罪械繫者其枷未有定制望令特置以十五斤爲準從之

太中祥符二年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處令特置司糾察令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等充凡徒以上罪卽時具收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追取款詞詳閣駁奏

尉衛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準淳化三年勅諸州所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準後勅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獎諭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禁狀點勘不謬即具以聞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勅外州妄覲獎飾沽市虛名近者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干誑數人裁一夕即行斬決伏况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欲慎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詳恐有冤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間州府不體朝旨邀為已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其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為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日數勘驗詣實書於卯曆從之四年詔自今決杖令衆者舊十日減為三日半月以上勿過五日

日暑月免之

七年殿中侍御史曹定上言諸州長吏有罪恐為訟訴即投牒自首雖情狀至重亦以例免詔自今如實未有顯露即以狀報轉運使如格當原免亦書于曆

十月御史臺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隋請鑿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為此况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 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持用戒後來詔所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為慘毒

按以此二則觀之則知法外凌持之刑祖宗時未嘗用也

天禧二年前封者言今斷天下之獄皆在大理詳天下之法總在審刑二者海內之準繩也且今之律令則具有明文制勅則常有更改凡定罪之要言勅則多指故失言罪則皆坐公私四

刑考  
者定刑重輕殊邈配情輕而法重則近侮文按狀重而處條輕則爲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入私則犯徒追官爲公則贖金訛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有降差承前斷公私故失之名止是法官臨時裁處既無著定深慮差殊欲望令應經歷刑法司定公私罪名參詳盡一其違制稱失者亦須審詳失錯情輕者明件條奏使不能因緣爲奸輕重其法杜其萌漸實在於斯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開封府同議定以聞既而法官參詳自今捕盜掌獄官不稟長吏而捶囚不甚傷而得情者止以違制失公坐過差而不得情挾私拷決有所規求者以違制私坐又捕盜官承前有捕捉稽時不卽聞州者咸以違制論罪涉太重望令犯者以違制失論又律分公私罪云私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不吐實情心扶隱欺亦同私罪公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者雖私曲相須公事得正違法猶以公坐望令斷獄並

以上文審定又律有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今請法官斷罪除海行條貫元勅指定違制外自餘情輕失錯者止從違制失論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奏裁從之四月勅命官犯賊不以輕重並劾舉之私罪杖以下勿論四年詔自今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正在法賊僞造符印厭魅咒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爲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遇天慶節卽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

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臣切以爲古之善政亦有當於今舉而行之無虧大體伏况十二月陛下聖誕之月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罪人決斷如故又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以至微之陽處重陰之下蓋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伏望特

降明詔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斷決所在州府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而嚴加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勅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度施惠之時伏望萬機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極遇民之抵罪且未斷兩月亦未至淹延如此則議獄詳刑助順生氣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實水旱不作矣上覽之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則慮有淹滯或因緣為姦矣至是乃有是詔

宋鄧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刑考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仁宗天聖四年有司言勅增至六十餘條請命官刪定從之建隆初編勅四卷纔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其繁亂定其可為勅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一卷又別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太中祥符七年又增至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景德農田勅五卷與勅兼行至是後增至六千餘條命官刪定帝謂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乎王曾曰此憚人或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有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帝然之於是下詔中外使得言勅之得失時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

官脩定有司及取咸平儀制乃制度約束之在勅者五百餘條悉附今後號曰附令勅七年令成頒之是歲編勅成合農田勅為一書視祥符勅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詔下諸路閱視聽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詔須一年無改易然後鏤版至明道元年乃頒焉

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蓋以秦讞之法廢失朝廷欽恤之意

詳見詳

五年陝西旱災因詔民持杖劫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它

州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且諭長吏審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不下司勅而民饑盜取穀食多蒙矜減賴以全活

知諫院司馬光言臣切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之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

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從之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繫乃不以聞又自定折杖之法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爲言詔毋得過十五兩

是歲改強盜法不持仗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爲錢萬及傷人者死持仗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爲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仗得財爲錢六十若持仗罪不至死者仍刺隸千里外牢城又詔告羣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旣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爲錢五千卽刺爲軍兵反重於強盜請竊盜罪亦第減之至十千刺爲兵詔可

又詔京城持仗竊盜得財爲錢四千亦刺爲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

詔如聞荆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持斬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資捕殺者重其賞

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遲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遲凌遲者先斷斷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極法也

詔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及庚戌己巳日毋決大辟

故事天慶等五節有司不奏大辟具獄者十日天聖初詔止三日餘罪一日而已開封府舊禁刑人正旦冬至三日端午節一日亦詔罷之國忌日舊亦禁刑是至詔聽決杖罪

容齋洪氏隨筆曰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

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管責在禮律固無所妨從  
 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  
 史臺奏均王傳王堪兒國忌日於私第科決杖人故降此  
 詔蓋唐世國忌日休務正與私忌義等雖刑獄亦不決斷  
 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拜  
 跪多又書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  
 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為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  
 御史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誕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五百六十  
 其殺父母世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妻殺夫  
 凡百四十故謀闕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一百十  
 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及犯法  
 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而為善歟願詔刑部

類次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七年斷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慎恤用刑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  
 公罪贖帝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斃它日復得叙官  
 何可不重其罰命特停之會赦未許叙用尚書北部員外郎  
 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孫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  
 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始平二年斷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時神宗已即位今應諸州軍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在  
 獄病死及二人者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  
 杖一百如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七人如  
 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如推獄經兩犯即坐仍從違  
 制大縣三萬戶以上依五縣以上州法提點刑獄司歲終會死



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神宗熙寧元年開封府請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廂凡鬪訟杖六十已下情輕者得專決從之

二年知金州張仲宣坐受贓論罪時金州金坑發仲宣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與作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法官坐仲宣枉法贓抵死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條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恐汚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也仲宣繇是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三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遣內侍乘驛追逮監察御史張戩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行審問不從詔

責戩等又命權御史臺推官張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責檢校工部尚書忠正軍節度使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所爲不法責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及決詞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蓋王安石以私怨諷御史王子韶誣其過自後多與詔獄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罷者詔獄謂之制勘院非詔獄謂之推勘院其體大者則下御史臺獄或卽開封府大理寺究治

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請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歲於冬夏上旬檢舉牒州長吏勿留獄牒訖奏聞祖宗故事每歲冬夏降詔卹刑帝遵行之旣委各路提點刑獄自是不復降詔

八月詔曰在京班直諸軍請糧斛解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爲侵漁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諸倉取法已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

千九百餘緡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  
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  
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  
千滿十千爲首者配沙門島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約  
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倣此法內外歲增吏  
祿至百餘萬緡皆取於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  
臣欲稍緩倉法編勅所修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自一百千分  
等至三百千而接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  
賞雖係案問亦全給

申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  
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例抵死  
良亦可哀若據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等如前代斬右趾之比  
足以止惡而除害豈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  
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輕  
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之創痛而終無愧  
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  
改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  
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  
配隸並減就木處或與近地兇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  
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今州縣考察士民有  
能孝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貼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  
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  
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韓絳曾布請用肉刑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  
仁然而有斷支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  
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

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爲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重輕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人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爲患而居作一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撻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亦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盜賊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議旣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

樞密使文彥博言臣聞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唐末

五代刑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  
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偽造文  
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臣僚奏請凡偽造印記再犯  
不至死者亦從絞坐若責其不悛則持杖強盜再犯賊不滿  
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見用刑名有重於舊  
律者以勅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勅所

四年令盜賊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  
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  
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爲賞  
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囊橐之家劫盜  
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爲賞盜罪當徒  
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爲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  
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並以重法論其知縣

捕盜官皆用舉者或以武臣為縣尉盜發十人以上者限內捕不獲半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羣行於州縣之內掠劫於江海船棧之中雖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論

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僕齊徐濟單交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寔益廣矣七年詔品官罪犯案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俸

四月設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按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至私試義二道按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時已置刑法科詔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奏舉京朝官

選人補者上等進秩補法官餘減磨勘備資免選射闕推恩有差法官闕員亦以次補之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

元祐中司馬光論之曰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提點刑獄王庭筠等言其無跡但謗讟朝政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法外編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權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筠等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縊死逢辭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雜治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圖讖簡牘獄具世居

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湖南編管

按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祖無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毋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濟之獄蔡確欲憾吳充而特勘潘聞之獄其事皆起於纖微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謂故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乃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庾死或主者異見輒淹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寃者聽卽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遷寺於馳道之西

國朝舊制刑部審刑院大理寺主斷內外所上刑獄與凡法律之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參稽審覆官制既行審刑院糾察司皆省而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非奏讞者則提點刑獄王馬官司之有獄者在開封則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則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三京府司左右

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院皆有之時官制既行斷  
讞還大理於是左斷刑右治獄以分寺事斷刑則詳事檢法  
詳斷丞議正審治獄則承專推劾主籍掌按籍少卿分領其  
事而卿總焉

二年編勅所上新修敕式始分敕令格式為四

帝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集議擇其可采者用之有未便  
於事理而應修改者上之尚書省議奏即面得旨若一時巡  
分應著為令及應衝改者隨所屬上二府奏審至是上之熙  
寧敕令視嘉祐則有減元豐敕令視熙寧則有增而格式不  
與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  
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  
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

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  
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  
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  
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豐編敕用此  
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於  
格而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格則非也

成都府和州路鈐轄司申往時川陝緝匹為錢二千六百以此  
編敕估贓兩鐵錢得銅錢之一近歲緝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  
匹乃得一匹之罪至多重法法寺請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  
之

三年正月詔審刑院刑部斷議官自今歲終具嘗失入徒罪五  
人以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連名者二人當一人京朝官展磨  
勘年幕職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射差遣或罷本年斷絕

支賜去官不免先是嘗詔歲終比較取旨而法未備故有是詔  
七年七月御史黃降言朝廷修立敕令多用舊文損益其去取  
意義則具載看詳卷藏之有司以備參照比者議法之官於敕  
令文意有疑或不取看詳舊卷參照多以臆見裁決請申飭攸  
司自今申明敕令及定奪疑議並須參以看詳舊卷考其意義  
所歸庶幾法定於一無敢輕重本臺亦得據文考察從之

十月詔舉故事大暑大寒或雨雪稍愆錄囚決獄

八年牛羊典吏李偉坐贓抵罪光祿卿呂嘉問言朝廷捐數十  
萬緡行一重法於天下而無忌憚之吏已漸弛於法行之初蓋  
由本法予錢之人纔減取錢之人二等請定巧倉法斷遣刑名  
自陳告首之賞與引領過度一切如舊下刑部刑部議如嘉問  
所定

詔自今應諸州鞠訊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而輒奏並

門 令刑部舉駭重行朝典毋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詳觀

哲宗元祐元年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覲等刊修元豐敕  
令格式

先是摯言元豐中命有司編修令凡舊制載於敕者多移之  
於令蓋違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  
德而有司不能推廣乃增多條目離折舊制用一言而立一  
法因一事而生一條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  
時蓋已屢變今所續降者半歲一頒無慮數秩宜選經術儒  
臣明於治體練達民情者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  
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元豐編  
敕細碎煩多難以檢用甚為今日之患朝廷立法簡易當使  
人人通曉宜特置局擇通經義明法律者為修敕官命大臣

典領則朝廷仁厚之意可以宣布四方矣

帝從其請故有是命至紹聖以後詔並用熙寧元豐舊例元符中復參用元祐元豐條例崇寧元年乃詔編敕所並依元豐敕令格式勿復編修其元祐以後所修者並毀板

三年詔罷大理寺右治獄戶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法官治在京錢穀事尋詔大理獄既廢開封府軍巡院事衆其復置判官一員府司妨礙公事體小者送戶部取勘先是元豐初置大理獄本以懲革囚繫淹滯但獄事有所統而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小有連逮輒捕繫雖命婦亦不免追攝邏者所探報下之於獄傳會鍛鍊無不誣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亦罷

五年詔諸路兵官及侍臣有罪自樞密院以下所屬鞫治者奏案申樞密院取旨又詔刑部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中

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及有所視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歐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從之

七年臣僚言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害誰肯公心正法者請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二人比失入一人著爲法從之

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初無禁繫多寡之限至元祐七年諸路所上刑部獄死之數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則不具卽是歲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施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繫之數

紹聖四年治同文館獄

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



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  
 上躬其言寔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  
 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  
 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  
 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侍安惇同究問初及甫  
 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廟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穿  
 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  
 平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  
 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  
 尉為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  
 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  
 省長官故止為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  
 撰守郡毋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諫忿詆毀之辭及置對

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若叟如  
 如傳粉故曰粉壽字况之以况為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  
 不利於上躬京厚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  
 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  
 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  
 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梁壽卒於  
 化州劉摯卒於新州眾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  
 壽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  
 摯壽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  
 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元符元年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是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  
 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

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卽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按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或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三年詔強盜計賊應絞者賊數並增一倍賊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其用兵仗湯火之類傷人及殘虐主家情狀酷毒或汚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劫不在奏裁之限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罪不至死仍奏裁

先是曾布建議爲盜之罪情有輕重賊有多少若劫貧家情理雖重偶以賊少而減免劫富室情理雖輕偶以賊重而論死是盜之生死係於主家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輕重亦殊其以手足毆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

謂之傷殘朝廷雖許奏裁州郡之吏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賊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聽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之類情狀酷毒及汙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如此則輕重不失其當王古徐彥孚鍾正甫亦以爲請於是布爲相遂由前議改焉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廣刑罰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者朝廷改法以強盜計賊應絞者並增一倍賊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如聞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苦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爲之擒捕恐怨仇報復故賊徒益逞重法地分尤甚切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強盜舊法又言朝廷取諸郡所申盜

賊之數比較新法未行之前為少遂以為賊盜衰息刑罰可  
減此正與臣之論相反也夫有盜不申則刑部之數多懼有  
報復不敢以聞則刑部之數少臣恐自此盜賊充斥而朝廷  
不知也從官臺臣亦嘗論列非獨臣區區之私見也曾布罷  
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強盜應絞者計賊如舊  
法前詔勿行

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  
人比失入一人則是一歲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即抵重譴夫  
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  
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大理卿周鼎言律闕殺人者絞故殺  
人者斬蓋兩相爭競者謂之闕不因爭競者謂之故義理甚明  
公法寺斷按每於故闕之際讞議論不一蓋泥刑統所謂非因闕

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殊不知所謂無事而殺者以言無彼此  
爭鬪之事而殺人者是名故殺若謂不必鬪爭但緣他事而殺  
者不當為故則律之立文奚不曰有事殺人絞而云鬪殺人絞  
不曰無事殺人斬而云故殺人斬以此質之法意可見請自今  
凡斷奏故鬪按並令有司指定兩相鬪爭是否若止辨說往復  
即非忿競則故鬪情狀判然矣刑部亦是鼎議詔申明行下  
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  
顧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  
者去之詔從之

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園之法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  
貸死者詳見徒  
流門

大觀元年詔計賊之律以緝論罪緝價有貴賤故論罪有輕重  
今四方緝價增貴而計緝之數猶循舊制以定一貫三百為率

計價既低抵罪太重非仁民恤獄之意可以一貫五百定罪  
二年更定笞法自今並以小杖行決笞十爲五二十爲七三十  
爲八四十爲十五五十爲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求爲定制  
八年大理少卿任良弼言州縣推勘盜賊多以止宿林野爲詞  
不究囊橐之家請自今應推強盜而不究囊橐及所止之地名  
各徒二年不盡者減二等爲令從之

四年詔河北河東羣賊所經歷縣及十次以上知縣降一官衝  
替縣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次知縣充替縣尉勒停

政和二年臣僚言比來大理迎合觀望曲法用情例使倖免有  
犯在開封而願移大理者至號法寺爲休和所甚非廷尉持平  
之義詔大理卿少並罷免

四年詔立聚問審錄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笞一日  
五年詔今後不法官吏已爲按察官所劾而輒論告按察官者

雖指斥等事亦候結勘斷罪畢再推勘如不實誣告之人特於  
法外別行重斷

七年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卽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  
者方許加訊所以示別也邇來有司廢法不候三問追攝不原  
輕重加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  
以稱欽恤庶獄之意又詔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  
請不候三問未承卽加訊問非朕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自今有  
犯除涉情理重害別被處分外餘止以衆證爲定仍取伏辨無  
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置勘其合廷訓者並送  
太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中書有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盡爲命官立文其後敕文相  
因修立掌典解役亦用去官免罪例而有犯則解彼歸農幸免  
重罪詔政和敕掌典解役者聽從去官法勿行

重和元年二月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言州縣虐吏輒借杖為溜筒用鐵鉗項以竹實沙而貫之非理慘酷詔悉禁止犯者以違制論四月詔肉刑廢而為杖笞而折杖之數多寡不倫民抵慮禁傷及肌膚宜約其數以善天下自今徒一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者十五徒一年半杖七十者十三徒一年杖六十者十二笞五十者十笞四十者八笞三十者七笞二十者六笞十者五宣和元年詔慶州近斷大辟二人其元犯人乃於斷後首獲人命至重失刑如此深可憫傷其令本路提點根勘官吏並先勒停不以赦原誤斷之家優加存恤二年右司員外郎翁彥深言陛下欽恤庶獄無所不至而州郡不能審克吏得以並緣為姦刑及貧民而富者規免寔失天下之平今奏牘之首織息畢載而略其戶等請自今奏按並列其戶之高下察吏姦而懲之使寡弱之民不見凌暴從之

臣僚言比年官吏希求恩賞治獄者務作獄空輒不受詞又密留囚徒於它所致有逃逸斷刑者務作斷絕滅裂齒莽用刑失當有以婦人配隸千里者昨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輒奏獄空近復有旨不許妄作斷絕然開封府復有斷絕獄官吏冒賞者詔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故事法寺斷絕必宣付史館獄空降詔獎諭或加秩賜章服後以冒賞者多熙寧初以斷絕乃常事不足書罷宣付史館仍不降詔獎諭

都曹翁彥深上言伏見淮東十一州軍政和六年七年坐殺人而死者纔十有二人刑幾措矣然計二年之獄蓋一百三十二人而獨此十二人者死問之有司則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于漢唐未有殺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歐殺是殺人者不死詈人

者顧當死輕重倒置莫此爲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謂仁心矣彼其遭殺者受無辜之虐而街不報之寃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強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烏在其爲平也以一路二年計之已如此天下復當幾何所謂好生者將以省刑而召和氣也今舍止殺之具致被殺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寃殺人之使人使街寃者益衆非所以召和氣也朝廷見歲斷大辟之少以爲刑將措矣蓋亦并奏按而計之乎致治猶元氣也刑之禁民爲非猶藥疾也慕措刑之虛名而忘失刑之實患是猶慕治古之無札瘥而但去其藥民知擠于溝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賞內冀陰德之報迺相驅煽遂成風俗一作奏案無敢異議胥吏乘之姦弊萬態文致情理莫可究詰讞狀徑上不由憲司其就東市者大抵貧民耳

詔州縣官不親聽囚而使吏鞫訊者徒二年

高宗中與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桎鉗鎖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損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桎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負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輒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制詔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按具情款招伏按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列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于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斷過編配之數亦如之各路提點刑獄司每年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倣此申提點刑獄司其獄事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按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若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點刑獄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建炎元年大理正權刑部郎官朱端友言舊例以緡計贓者千三百爲一匹今所在緡直高合議增估乃詔自今以緡定罪者並以二千爲準

三年詔自今並遵用嘉祐條法內擬斷刑名嘉祐與見行條法輕重不等並從輕賞格卽從重其官制所掌事務格目及役法等

等有引用窒礙各該載未盡者並令有司條具以聞  
熙寧中神宗厲精爲治議置局修敕蓋謂律不足以周盡事情凡邦國沿革之政與人之爲惡入于罪戾而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存乎敕之外自元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各自爲書而刑書屢繁至是乃有此詔又詔重脩敕今所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自今遵奉嘉祐條法將嘉祐敕與政和敕對修紹興初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及

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脩敕令格式爲名頒行於是熙寧元祐紹聖法制無所偏循善者從之

自渡江以來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記胥吏因得予奪至是監察御史劉一止奏曰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爲予奪蓋法令具存姦吏猶得而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見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放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爲最繁切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版頒降施行詔如其請

四年二月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所降御筆多出於法令之外奉行抵牾甚非恤刑之意自今除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御筆有出於法之外者依累降旨揮施行其餘減杖卹刑之

類並人遵守

自蔡京當國請降御筆手詔以快已私自畔法令有司莫知  
適從至是釐正之

八月詔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死徙未嘗未減自今官吏  
犯賊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決不可貸又詔賊罪至死者籍  
其家

上宣諭欲極治賊吏仍欲檢舉祖宗舊法詳息告諭使行之  
不暴毋駭聞聽其後三省進呈臣僚論列賊吏存市事上曰  
不必至此但杖遣足矣自後賊吏皆杖脊流配

紹興二年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自今無得輕用重  
刑

先是秘書少監傅崧卿言軍國異容刑亦殊制不可槩以軍  
法從事比聞州軍有捕獲軍兵劫盜殺人者至族其家望加

戒飭有是詔

三年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  
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送旨揮更不施行

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大重其略曰紹興  
敕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木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  
刑名不爲不重後來復降指揮又因官司申請不以赦原減  
雖遇特恩不原爲法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屯嘗有  
軍卒私販百姓因之故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  
蓋一時禁止非通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看詳以謂  
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  
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廷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  
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日有之  
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



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  
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  
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為百千  
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為  
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縉  
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  
省孰議故有是詔

詔捕獲強盜雖無被毒言賊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

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王姓名則不該賞故江  
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跡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蔽蓋既  
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  
詔

五年尚書省言州縣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托之疫

患殺之未嘗依條限息乞舉行歲終比較計分斷罪法是年比  
較得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者  
及一分惠州病死者二分六釐當職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詔諸獄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定牢違者杖八  
十獄官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一年知通監司  
覺察按劾著為令

十八年撫州泉州誤決重囚官吏各置重憲

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伏覩紹興令決大辟皆於市先給  
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  
呼奔逼而有司不以舉行視為文具無辜之民至是強置之  
法如近年撫州獄案已成陳四開合斷放陳四合依軍法又  
如泉州獄案已成陳翁進合決配陳進哥合決重杖姓名略  
同而罪犯迥別臨決遣之日乃誤以陳四開為陳四以陳翁

進為陳進哥皆已配而事方發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口耳而舉行給酒辭訣之是二人者豈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欲望申嚴法禁否則以違制論從之

臣僚言比年諸路推究翻異公事或朝廷委之鞫勘例差初官蔭補子及新第進士於法令實未暇習其勢必委之於下老胥猾吏得以為姦請行下諸路應有鞫勘公事並須擇曾經歷任人從之

二十六年吏部尚書周麟之言臣聞之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切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書官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以理推之誠為未允望今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旨揮令敕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肴麟之所言蓋指秦檜也詔依秦檜自得政以來動輿大獄皆制天下岳飛獄死檜勢熾愈

熾賢士大夫時繫詔獄死徙相繼天下寃之又置察事卒數

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送大理獄殺之大開告許之門至

檜老病日深忌媚愈甚將除異已者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

右正言張扶論趙汾張初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無完

膚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大夫五

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事乃寢

詔刑部郎中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

先是右司郎中汪應辰言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誼並建官師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幾其失斷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謂之湔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人之川峽去朝廷遠則委之轉

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爲左右或以詳覆或以叙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爲平治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覆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獄之不得其情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反覆詳盡以稱欽恤之意上善其言故有是旨

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編特旨斷例七十卷四年正月臣僚言杖笞之制著令具存輕重大小之制不得以私意易也比年以來吏務酷虐浸乖仁恕之意凡訊囚合用刑一次不得過三十共不得過二百此法意也今州縣不用刑

子而用藤條或用雙荆合而爲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刑罰寃濫莫此爲甚願戒有司由嚴行下凡守令與掌行刑獄之官並令依法製大小杖當官封押乃得行用不得增添換易過數訊囚恣爲慘酷從之

五月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察獨在聚錄之際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獨示之死生之分決於頃刻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絕其文嘈贊其語故爲不可曉解之音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臣竊照聚錄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讀無得隱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欵此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按而已臣謂當稽參自通重情以合其欵之文於聚錄時委長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按果無差殊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伏辜者無憾寃枉者獲伸

從之

六年秘書少監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重修敕令格式百二十

二卷存留照用指揮二卷詔以乾道重修敕令格式為名

淳熙元年五月詔頒浙西提刑鄭興裔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

初興裔言諸州縣檢驗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

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

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檢官受牒起發皆注

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州縣不得為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諸路

十月詔六部除刑部許用乾道所修刑名斷例及司勳許用編

類獲盜推賞例并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輕置修例敝事指揮

內立定合引例外其餘並依成法不許用例

先是臣僚言今之有司既問法之當否又問例之有無法既

當然而例或無之則事皆沮而不行夫法之當否人所共知

而例之有無多出吏手往往隱匿其例以沮壞良法甚者賄

賂既行乃為具例為患不一請詔有司應事有在法灼然可

行而未有此例者不得以無例廢法事下六部看詳至是來

上乃有是詔

六年知湖州長興縣茹驤坐賊免直決編管台州仍藉沒家財

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

賊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

敢私勉從所請可鑄三官於是陳峴張宗元趙磻老徐本中並

坐舉驤各降三官

八年詔自今強盜抵死特貸命之人並於額上刺強盜二字餘

字分則兩頰

十六年臣僚言在律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之外

刑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鞫

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比年中外之獄聞於狀外求罪推尋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豈無冤濫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于法從之  
光宗紹熙五年臣僚言廣東一路十有四州惟英德府煙瘴最甚有人間生地獄之號諸司分在廣韶二州置司英德府界乎廣韶之間故諸司凡以公事送獄者多送英德人一聞生地獄之名則已心懼凡罪不至死與未必有罪之人每至獄則皆引伏其意以爲久繫于獄未必辨明而不免于死不若亟就刑責猶得一生由是獄之欲速成者必之英德而英德之吏以善治獄名今一路之中東有潮惠西有二廣北有南雄連州皆風土之不甚惡者請行下本路諸司應今後公事合送別州根勘者不許送英德府庶獄無冤濫人獲生全從之  
寧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兇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

使之說誘被死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營求其故始保甲懼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鞫勘結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爲今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人者反爲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請明降旨揮凡有殺傷人處如都保不曾申官州縣不差官檢覆及家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並合從條寃治其行財受和會之人更合計贓論罪從之

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嘉泰改元一年天下所上死按共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夫有司以具獄來上必皆可論刑之人陛下貸其罪辜者凡一千三百六十八人豈爲細事請詔秘書省修入日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濫從之

四年詔頒湖南廣西刊印檢驗正背人形圖於諸路提刑

司

先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鞠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  
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  
人罪弊倖不一伏見湖南廣西見行刊印正背人形隨格目  
給下檢驗官司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橫斜曲直仍  
於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罪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衆無異  
詞然後著押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於是詔行之

臣僚言切見縣獄苦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許於運司錢  
內支往徃縣道不敢支破例多陪辦於推獄私取於役戶分甘  
於同禁之人簞食入獄攫拏紛然極可憐憫乞從諸縣申州就  
於常平米內支撥從之

十三年詔凡在官財物不應用而用之依律科坐贓罪之人自  
今私自入已者為贓罪私自饋遺者為私罪用克公用者為之  
公罪創始者為首坐以全罪循例者為從與減一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七

刑考

之秋

三

元

唐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八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璩 校刊

刑考 徒流配

虞舜流宥五刑有竟也以流放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水放

驩兜于崇山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羽山東裔

中在海四罪而天下咸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放

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等有三等之周官大司寇之職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釐於灋而害於州里

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

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

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役諸司空坐日說使

說使其州里之司厲掌盜賊之任噐賄貨辨其物皆有數量賈

人任之乃赦也

刑考

而揭之入于司兵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

賊入縣官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葉鄭司農云謂坐

者輸于罪隸春人葉人之官也今日為奴婢古之罪也故書曰

也著于冊書窮耻為奴欲除其籍然後殺之也春秋傳斐豹隸

戎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各

允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齒有爵命士以上齒毀

而毀齒也男入歲女七歲齒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

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

年而舍其不能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

象刑與金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凡國土之刑人也不

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

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

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

也玄謂國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罷於法者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閹宮者使守圜刑者使守圜髡者

使守積注見刑制門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程之隸

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門積任器凡囚執人

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邦有祭祀賓

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辱也士喪禮掌師四程之

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舍

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厲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凡封國

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也玄謂牛

助國以牛助轉從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其守王

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罪隸盜賊之家為奴者蠻隸征南

夷所獲器隸征東比夷所獲○疏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戎男

子緣坐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葉五隸各百二十人者謂

隸中選取善者以為之負役數為限其餘眾以為隸

民罪隸則中國之以罪為隸者餘四隸征伐所獲



秦始皇時嫪毐作亂討誅之其徒皆梟首車裂輕者為鬼薪取

給宗廟為鬼薪律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城旦者

治城四

漢文帝詔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城旦注見上

預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臣贊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

之故以完代完此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

當言髡者完也

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坐擇米使正口為鬼薪白粲一歲為隸

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

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

歲皆免為庶人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

不用此令又重犯也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

旦春歲數以免李奇曰謂帝作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

事者妻子沒入為官

平帝元始二年令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

罪已定已今甲如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

伐木聽使入錢顧切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

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古說如

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

百以顧人也兒為此恩者所以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詔令女徒顧山歸家注見

七年詔罪囚非犯殊死勿按其罪見徒免為庶人

二十九年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輸作司寇前書謂之罰

輸作左校韋彪傳注云左

輸作右校屬將

輸作若盧龐參為左校今

犯法輸作若盧

東

寸光紀注云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已而  
上為耐音乃代反前書又作耐  
施刑有赦今去其鉗鉞楮木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息免其刑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

肅宗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諸邊妻子自隨占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官繫囚恩新自祭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

元和七年令如前

和帝永元三年詔中書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屯

十一年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癯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元初二年詔中書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焉翊扶風屯妻子自隨

延光三年詔死罪囚繫減死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營

順帝漢安二年令繫囚殊死以下入贖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

冲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魏明帝定律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

晉武帝制新律累作不過十一歲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問

劉頌為廷尉請復肉刑疏曰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

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若是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成帝時邵廣盜官幔二帳坐死其子宗云乞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事

詳見獄門

宋制為劫者身斬家人弃市同籍周親謫補兵

詳見獄門

梁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女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贍面為劫守髡鉗補治

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配財官治士尚方鎖士皆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

天監十一年詔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時百姓有罪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帝思所以寬之乃下是詔

一 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病疾權解之是後  
一 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時奉勅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以下省在裝等處上啓並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憇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啓其齒將恐玉科

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其詳立條制以為永在帝手勅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繁細義同簡絲切湏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與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為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從

陳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以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餘並居作

後魏太武定律令當刑者贖負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藁其痼疾不逮貧人者守花園孝文時以有罪徙邊者多連亡乃制一人連亡合門充役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罪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乃除其制

齊神武秉政改制諸強盜殺人者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小盜賊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武成時制齊律二曰流刑謂論犯可罪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理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春並六年二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鑱輪作左較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春及掖庭織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

周制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

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孝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廩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新戶悉放為百姓自是無復新戶

隋文帝令高穎定新律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

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追徒過九年者徒二千里其後改徒及流並為配防

唐初徒流之刑皆因隋制武德四年詔裴寂等更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悉為一歲居作者着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一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校給假疾差陪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為官奴婢隸司農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餼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太宗初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又哀其毀傷支體乃除斷趾流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又比隋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

貞觀二年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移罪徒比且追身

十四年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要之州

十五年勅犯叛逆免死配流者六歲之後仍不聽仕

武后長壽元年有人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

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

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次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

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

變不逞后然其奏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

大正屈正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鞠流人於

是光業誅七百人德業五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

玄宗開元十年勅自今以後准格赦合應決杖人若有便流移

左貶之邑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

時發遣

天寶五載勅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令左降官情罪稍重者日

駢十驛以上自是流貶者多不全矣

肅宗乾元元年勅左降官非及逆緣坐及犯惡逆名教枉法強

盜賊如有親年八十已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者

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準此

德宗建中三年勅諸色貶流人及左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之

本貫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憲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璠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

人等臣切見諸處配流入每逢恩赦悉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

被小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改身終無歸日召又見比年邊城

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吳闖打輒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請

自今流人唯格例滿日六年後並許放還所冀抵法者足以悉

懲滿歲者絕其怨怒從之

穆宗長慶元年制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有莊田不經

...

...

...

沒官被人請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已歸並委州府却還務令  
安業

武宗會昌六年敕書節文應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  
糧糶俾令耕田以爲生業

僖宗乾宗三年勅流徒之人殘疾者懲贖

見贖刑門

後唐清泰三年尚書刑部郎中李元龜奏准開或拾遺斷天下  
徒流人到所流處本管畫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申奏方得  
放還本貫近年凡徒流人所管雖奏不申御史臺報大理寺刑  
以不知放還年月望依律格處分從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時定制凡流刑四徒刑五

詳見刑制門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不刺而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爲

載茲重其法

開寶五年御史臺上言伏見大理寺斬徒罪人非有官當贖銅

之外送將作監役者其將作監舊兼充內作又有左校右校中  
校署比來工役並在此司今雖有其名無復役使或遇祠祭供  
具水火乏人使令欲望令大理寺依格斷遣徒罪人後並送作  
坊應役從之

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然多  
亡投塞外誘羌戎爲患乃詔自今當徙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  
遠軍及緣邊諸州時江南湖廣已平於是罪人皆流南方

太平興國五年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

先是國初以來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通州海  
島皆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豪強難制者隸崇  
明鎮懦弱者隸東布州兩處悉官者鹽是歲始令配役者分  
隸鹽亭役使之而沙門如故

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人荷校執役又令婦人有罪至流者

免配役

真宗咸平三年先是江浙荆湖廣南遠地應強盜及持仗不死者并部其屬至京師多殞於道路乃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仁宗景祐中以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乃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亦有配沙門島者

神宗熙寧三年詔決配強盜無以全黨置之一路

刪定編敕官會布請復肉刑其略曰今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刑宮之法不特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重輕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朴之刑刑輕不

能止惡故犯法自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反重也

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島塞配隸以二百人為額餘則移置海外非禁姦之意詔自今以三百人為額

吳克建請流人冬寒被劊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過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遣之奏可

九年詔以交趾犯順應配廣南東西路罪人並權配三千里外元豐八年罷就配法並如舊制行

初帝以流人去鄉邑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往來勞費用張誠一之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至是中丞黃履言其報仇非便罷之

詔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得過五分

元祐六年刑部言配諸隸沙門島強盜殺人縱火賊滿五萬錢



刑考  
強姦毆傷兩犯至死累贓至二十萬錢謀殺致死及十惡至死  
罪過疊已殺人者不移配強盜徒黨殺人不同謀贓滿二十五  
萬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配隸遠惡餘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  
福建路諸州溢額者配隸廣南在沙門島滿五年遇赦不該移  
配與不許縱還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  
餘犯格移配篤疾在身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  
軍犯狀應移而老病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從之  
紹聖三年詔配沙門島人已溢額者並配瓊州萬安軍昌化朱  
崖軍定爲令

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園之法令諸州築園土  
以居強盜貧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  
之限許出園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詔從其請五年罷之大觀元  
年復行四年復罷

石林葉氏曰前世常患如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  
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  
古園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  
園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  
鄉機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初蔡魯公始行  
之人不以爲善也

高宗建炎二年以盜賊竊發所在道梗乃詔諸州罪人斷配訖  
權送本處重役俟盜息路通日遣行

四年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毋得配本府候用鑿  
日如舊

紹興十九年刑部君詳捕獲沿海劫盜並係持杖兇徒理宜措  
置關防今將合該刺配廣南及三千里之人斷訖權行刺配鄂  
州都統制軍下二千五百里以下之人斷訖量地理遠近權行

刺配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都統制軍下並收管重役其配字欲以配州府屯駐軍重役字爲文候盜賊衰息日依舊例從之二十四年詔諸路州軍有編管之人願充廂軍者聽

上因宣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朔州軍將編管人穿鎖傳送旅店三五相聯乞食於市蓋緣不給之食至於此真可憫惻可申嚴約束行下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諸州斷配海賊例送廣南遠惡州軍緣瀕海之郡多爲賊船嘯聚慮長姦惡請自今並分隸兩淮水軍收管從之淳熙十一年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強盜之獄每按必有逃卒卽此不已爲害不細臣嘗推原其端蓋由配法太繁本朝折杖之制視前代用刑爲輕而配刺之法視前代用刑爲重國初敕令尚簡入配者少承平旣久防禁益密在仁宗朝張方平極陳其弊建議減除迨今百有餘年

有增無損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擇其強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黥配之卒自此漸少上曰近歲配隸稍多久後當如何準等奏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莫不曉得將欲爲盜必先虛立爲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上曰可令刑寺集議奏聞旣而刑部大理寺奏言象以典刑墨居其一流放之法用宥五刑是墨刑不施而後宥以流也鞭作官刑說者曰鞭以爲治官事之刑是流墨不施而後及於鞭也蓋曰墨曰流曰鞭三者俱爲九刑之一自帝舜以迄三王未聞有兼施並用者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惟劓與刖方及於笞則黥之與笞漢時亦不兼用也歷代遵

尚鞭笞度數雖有不同止用其一無復他法隋文始改百王之制而用其二然亦不兼施今簡冊可考也流刑徙之遠方則在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外止於離其鄉井徒刑役於當處則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之限止役作其身凡是二者皆不笞決惟杖刑自六十至百笞刑自十五至五十是二者笞決其身隨卽縱遣至唐高祖加千里之流太宗中加役之制餘因隋舊而已晉天福始創刺配合用其二仍役而不決逮我藝祖一洗五代之苛猶以隋制為重於是悉易以決為流徒杖笞之法名存實改自加役流至流二千里其刑四並決脊杖配役有差所謂配役非今之所謂配古所謂徒役是也自徒三年至徒二年其刑有五並決脊杖有差而盡免其徒役之年自杖一百至六十自笞五十至十其刑各五悉易以髻杖而減其數如杖一百止決二十減其八十之數是也由杖九十以下至于笞

十悉從末減於是帝舜三居之法至此始不用流罪得免遠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而省刑之意遂冠百王其後坐特貸者方決杖黥面配遠州牢城而舜之九刑始並用其三黥為墨配卽流杖廼鞭三者始萃於一夫之身蓋其制將以宥死罪合三為一猶為生刑端未為過至太宗皇帝始詔竊盜賊滿五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其意亦以宥死蓋國初之制竊盜三貫弃市故也累聖相承固未嘗有慘於用刑之意而人情狃於見聞法令易以滋彰據張方平所奏祥符天聖慶曆其數至倍是也今以刑書攷之其麗於配者幾五百條中間有數項比之慶曆又復數倍積少成多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回視藝祖創法之始特以宥死者固已遠矣又有罪不至配而用情重決配者亦有泛言決配而因以決配者嘗推原其故爰自建隆以及淳熙二百餘年之間決配既多視以為常不復知有前代之遺制

刑考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八

三

介

與夫祖宗之美意臣僚奏請動以決配爲言有司建立亦以決配爲可而配法始滋矣近者李椿嘗建此議陛下特詔近臣各述所見其間亦有爲陛下略言及此者而講之不詳亦卒以廢格良可惜也竊謂今罪之麗于大辟者宥其一死俯從決配乃藝祖之遺制固不容輕議自餘流罪以下情理重害未可遽去者且仍舊其次重者當如方平之請代以役年其輕者並行刑削如此旣不失藝祖創法之本意亦稍復前代沿襲之舊章非細故也但方平之請止具四等而今世配法乃至十四等今欲推廣方平之意永不放還者役終身海外者役八年遠惡廣南者役七年三千里二千五百里者並役六年二千里一千五百里者並役五年千五百里者並役四年持肯配鄰州者役三年本州本城者並役二年不刺面者役一年免其文面並役當處雖累會恩不許原免則方平之意得矣上尋謂輔臣曰朕思之

配法雜犯配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置之死可諭刑寺熟議奏來

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寢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至於慶曆已一百七十餘條今法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旣多犯者自衆黥隸之人所至充斥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見定論蓋緣刺配情理稍輕旣欲降居役則編管乃爲從坐不應却令徙鄉輕重不倫議乃中格竊謂前後創立配條不爲無說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卹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籍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

四等色目莫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面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倘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抵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兇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有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惟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後迄如舊制

光宗紹熙二年知瓊州黃揆言今中外之姦民以罪抵死而獲貸者必盡投之海外以為兵是聚千百虎狼而共噬之一丘也今日積者已多而纍纍逝送者方來未已一旦稔惡積釁潰裂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項背不能帖席而卧也請自今凡兇惡貸死而隸於干流籍者許分之公江諸屯及其它遠惡之地無專

指海外以為兇數庶幾陰消潛削不至滋蔓流毒偏方從之

三年臣僚言配法自有年限方許放停近來更不照應一二年間隨即放便是致人皆玩法以配為常請行下諸路應犯法刺配人如至本州須依條限方許放停如限內再有所犯乞撥入屯駐軍中重役永不放便從之

寧宗嘉泰四年正月臣僚言後世衣食之路日蹙犯法者眾配隸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憚於贍養往往故縱不捕此徒雖幸脫免而其身實無所容於天地間饑寒切身若非羣眾販賣私商即是聚為強盜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間鄉民一時鬪毆殺傷及胥吏犯賊貸命流配等人設使逃逸未必皆是強勇能為大過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重役立為條限限滿給據復為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皆能跳梁山溪運動兵仗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

為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衣糧誠為利便從之  
 開禧元年閏八月臣僚言國朝品式條章燦然備具謂人之難  
 於離鄉井也於是有配隸羈管編管之條然非姦賊強盜殺人  
 貸命與夫聞傷情重者不以是罪之今世酷吏曾不是思於配  
 隸編管羈管之外自創為押出外界之條使之蕩折離居浮游  
 失所未免有客死異鄉之嘆欲嚴飭中外自配隸編管羈管之  
 外惟他郡作過之人許勒歸本貫其餘悉從本條科罪不得輒  
 將土著之家人屬押出外界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九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駟 應房 校刊

刑考 詳讞反

虞舜責災肆赦怙終賊刑青過也 害當緩救之怙奸自終當刑殺之過而有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罪也 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  
 猶著 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  
 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四曰議能之辟能謂舊  
 猶將春秋傳曰夫謀而解過惠訓不倦收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七曰議勤之辟謂有大勳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斷庶民獄訟事中謂罪人所定 一曰訊羣臣 二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

刑考詳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十五

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詳言也疏曰羣臣士以上聽民

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也民言殺殺之言寬王

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

無簡不聽簡誠也附從輕附從輕也刑刑也求見前有旨

猶赦之疑獄泥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輕重也此行君陳王曰君陳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

爾惟勿宥惟厥中

穆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

非終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刑故無小康誥

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禮刑新國世重者

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

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以此兩句總結上意也

大戴禮刑法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

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御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

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之

言屏諸四方唯其所知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

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則曰箠箠不飾媼亂男女

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

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千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

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

者聞有譴發則自冠鰲纒盤水加劔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

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

不使人悴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

是曰刑不上大夫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

石

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謂處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今以聞  
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時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今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頃天下皆用法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

也且罪等然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孝景中五年詔諸獄疑苦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後元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時廷尉上囚訪年繼母陳論殺訪年父訪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命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



文帝時詔除收帑相坐法

景帝時詔高年鰥寡幼弱孕婦師侏儒有罪當鞠繫者頌繫之

詳並見刑制門

武帝時兒寬為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於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宣帝時置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詳見刑制門

成帝詔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依減死刑及可

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詳見刑制門

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二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

人為遺書今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

其後果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劍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証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取財以與子曰蔽女惡婿温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

薛宣為丞相時弟循為臨菑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宣免丞相加特進父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

刑考詳

文獻通考卷三百六十九

列侯在朝省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昧客揚明欽令  
創威面目使不居位創謂傷之會司隸缺况恐威為之遂令明欽  
遮斫威宮門外斷鼻唇身入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  
議史夫奏曰况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勅承教化而骨  
肉相疑威受循言以謗毀宣威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  
公家所宜聞况知威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  
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  
絕論議之端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已萬衆謹譁流聞四方  
不與凡人忿怒爭鬪同司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  
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居處畜產且猶敬之春秋  
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下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原不可  
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過近也浸自况首為惡明手傷  
功意俱惡手傷人為功使人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弃

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  
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詆毀也傳曰遇人不以義  
而見疚者與疚人之罪鈞惡不直也起以杖手歐擊破其皮腫  
謂之疾病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罪同毆也况以故謀傷威計謀已定  
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趣讀曰促非以恐威為司隸故造謀  
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威道中凡與人爭鬪無異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錯手足錯  
也今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  
心定罪原謂尋其本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太惡加詆欺輯  
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遠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  
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以其受賊况與謀者皆爵威完為城

旦以其自身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太

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

況竟減死罪一等徒燉煌宜坐免為庶人歸故鄉

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

時弃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太司空何武議曰令犯

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此其引今條之文也時謂其犯去之時明有所記也

志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為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

後乃弃去於法無以解解免也請論廷尉孔光駁議以為大逆

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徵後犯法者也止之

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之後而

乃始等弃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

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王尊為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以我為妻妬管我尊驗問辭

伏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常刑

哀帝時廷尉梁祖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

平王雲獄雲為息夫躬等時各月未盡二旬而祖心疑雲冤獄

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傳謂移其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天子以為祖等

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

讎之意制詔免祖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丞相王嘉薦祖等

明習治獄又封還蓋董賢尸事上發怒乃嘉詣尚書責問光祿

大夫孔光等希旨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嘉詣廷尉詔獄嘉

竟死獄中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

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

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

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疾病視之無

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

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按嘉本以祖等為罪罪惡雖

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非所以重國褒

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露霜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

不知大議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入廷尉詔獄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

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師古曰踵由躡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

也師古曰以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

以示萬象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嘉

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

尉尉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

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

曰按事者思得實竊見祖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

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三月誠不見其

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祖等皆良善史臣竊

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

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叩天歎曰師古曰

讀作仰讀作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

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

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

恨嘉繫囚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後漢制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

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英以謀逆廢徙自殺時窮治楚獄遂至

刑考詳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九 七

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翼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以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

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為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守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廼上疏言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

詔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今

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予人重比王莽時謝病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寵明習法家少為郡吏辟司徒鮑昱府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寵子忠為廷尉正司徒劉凱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尚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為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于今

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

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

尉一統於督前漢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彭無斧鉞何得煞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

部曲也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

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有之衣帝從躬

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而

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重報論也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

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於事為誤誤者

於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貞賦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

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躬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于延年太守寇恂以

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

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

爲郡吏辟公府元和初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反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若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和帝卽位初建初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嘗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路不可開故也今托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其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議寔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輕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

永元十六年詔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勅令

安帝卽位鄧太后臨朝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爲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維然後變改以來年歲不孰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

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呼嗟王道爲虧况於衆乎易  
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  
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書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吳祐爲膠東太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  
其母長殺之而亡捕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  
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  
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  
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  
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  
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  
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爲繯

按此卽所謂遭侮辱而殺人者肅宗時貫其死刑和帝  
時除之故吳祐疑此獄且容其投繯以死而不明正典

刑蓋猶在可議之列也

獻帝建安時應劭刪定律令見刑制門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  
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  
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爲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劾後追駁之  
曰夫特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今次玉以清時逞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  
冬獄而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  
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自墮其命班固亦云  
不如趙母指指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  
顧無慮耳計慮無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  
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  
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極華不亦然乎陳忠  
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人遂廣引入議求生之端夫親故



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凡有駁議三十篇皆此類

魏文帝時有大女劉朱槁陟瓜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

按所謂怨毒殺人者蓋行兇之人遭被殺之人苦毒故不勝其怨憤起而殺之今劉朱之事史不言子婦有勃逆其始之跡則非怨毒殺人也要之姑槁其婦婦因槁而自殺非姑手殺之則自可以免死但以爲怨毒則史文不明未見其可坐以此律耳

齊王時司馬師輔政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族兄顓通表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請司

隸校尉何曾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道出適它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

晉惠帝之時政出羣小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劉頌上疏論之見刑制門

元帝承制江左時主簿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開諮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

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帳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弃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搗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映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人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為鉅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人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附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頰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

例交與怨讎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與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未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目礪之孫砥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耗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今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禮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不

得絕事理固然

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冢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杖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威其事故起竟赫者易應潛深密者難知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壠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罵母黃黃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歐父母舅首罵

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歐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歐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歐傷呪咀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黃之所恨情不在誤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淵之議

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作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卽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周親今

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至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伐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息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

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枝臨死語妻張死後剝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腸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

三公郎劉勳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為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

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鞠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稱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鞠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詔流于交州

後魏大武制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鞠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

孝文帝時吏民犯它法者帝率寬之疑罪奏獻多減死徒邊歲以千計

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羗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為婢迴轉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為奴婢者死迴故買羗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羗皮賣女吉迴稱良張迴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真賣於情固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妄與子婦者流蓋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真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蹤永沈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為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

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死不加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為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慝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等差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疎為差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為首明賣買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羗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羗皮為首和為從可也且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而可原轉鬻為難恕張迴之慝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羗

皮賣女壅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迴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

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駁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宮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憐既懷耽毒之心母在猶宜闔門投畀况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律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知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怨死髮鞭付宮餘如秦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身人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為良

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按鬪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忍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罪死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應便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按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振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母父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法姦私之醜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失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等奏如募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當懲募必異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

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造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約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孤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即都坐尚書悉奪祿一秩

隋文帝以用律者多致駮駁罪同論異訟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仁壽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

唐制天下疑獄獄大理寺不能決尚書自眾議之錄可為法者送秘書省奏報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太宗即位其年九月武德九年未改元盛開選舉或有詐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

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同州人房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任兄強從坐當死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帝令百官詳議房玄齡等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及流合輕反死據禮論情深未為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

帝欲止姦貪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

試之卽行枉法所謂陷人於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  
二年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  
可矜容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有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  
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匪欲害人利於售棺故爾今法司覆  
理一獄心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  
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卽姦僞自息上善之

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  
狂督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  
德方爲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  
悔詔死刑雖令既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  
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二日五覆奏決日  
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  
食務合禮徹樂減膳之意然自蘊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爲戒有

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  
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爲大罪故吏  
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十八年  
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  
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章挺奏  
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  
懷州人吳至浪入先置鈞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  
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  
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  
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  
朕當時恠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  
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取亮默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  
限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



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

帝嘗因錄囚謂侍臣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鈞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刑考 詳讞

高宗上元三年左威大將軍權善才在監門中郎將范懷義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減外並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罪不當死上不從仁傑執奏曰法懸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何臣不敢奉詔上乃止武后謀革命大開告密之門以誅異議者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酷吏所誣搆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

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嘗謂有功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徃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坦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玄淑里正元得戶人緣祖紛爭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卽以實論頗亦苛酷捨擗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根換其宗姓因根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泰居商度用此當宜如

不使推請從鄙見如將未允終須重推錄奏赦依得宗君摺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勅依會赦免

魏元忠爲張易之等所譖坐貶官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中使督促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耶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適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耶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

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  
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  
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  
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  
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  
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為妖妄何  
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  
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倘不即收繫恐其搖動  
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  
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  
不聽尋勅璟楊州推按又勅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賊污又  
勅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  
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案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

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  
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  
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說則  
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灾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  
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  
可捨誰為可刑况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  
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  
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  
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  
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  
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  
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  
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

刑考言  
其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太后  
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  
昌宗持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  
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玄宗開元十八年冀州武強縣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匹  
事發上大怒令集眾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緣是乞贓  
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  
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贓  
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有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  
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弃平典斯允  
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  
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  
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坐當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  
有枉法當科欲如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  
人曲矜僊命射兇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  
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僊曾祖定爲元勳恩倍常數若寂勳都  
弃僊罪持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捨罪  
念功乞垂天聽遂決杖一百配流

張瑄爲父復讎殺楊注事

見刑門

肅宗至德二年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  
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卽行  
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殺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  
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  
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卽免誅死今諸軍伎藝絕倫者其徒  
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

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旣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偷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况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未技陝郡不以之存亡

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勅奏讞擬其可爲法者藏之而不名書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執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讎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夫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見於周官見於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

刑考 卷之二十一  
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  
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  
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  
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  
子得讎也如百姓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  
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言於官則  
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  
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  
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  
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  
狐雉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  
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  
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  
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  
二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律以它物毆傷十二日辜辜  
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宗元上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文處  
分者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它物救兄  
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殞揣非本意按文固當  
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  
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  
興哀特從屈法去全微命以慰遠黎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在京兆府申雲陽力  
人張泣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理之泣乘醉拉憲氣息將  
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涖角觥力人不敢揮解遂持

木鍾擊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鬪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克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泣是心切非兇以鬪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長慶二年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名爲故殺今姚文秀乃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鬪相擊爲毆交鬪致死始名鬪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傷損則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鬪爭又蓄忿怒卽是故殺者又按律疏云不因鬪爭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言事者謂鬪爭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卽不是無事既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卽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鬪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卽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卽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况阿

刑考 卷一百一  
王既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伏以獄貴察情  
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  
者自此長寃故殺人者從今得計奉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  
若從宥免是長兇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  
易狀委所在重杖一頓處死

敬宗寶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  
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  
教也遂減死論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臺刑部大理等奏准各例律諸斷罪  
而無正條者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  
以明重疏云斷罪而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准雜律  
不應得為而為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為者杖八十疏  
云雖犯輕重觸類如多公玉科玉條包羅難盡其有在律在令無

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臨時處斷量情為罪庶  
補遺闕故立此條其情輕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勅宜  
依

其年七月洛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為鄉人王感所殺  
弘超挾刃殺感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尚書刑部員外  
郎李殷夢復曰伏以挾刃殺人案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  
高弘超既遂報讎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以來事  
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為力人張莅乘醉拉憲氣息  
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鍾擊莅後三日致死勅旨康買得尚在  
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  
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讎投  
縣請罪勅旨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寃請罪自詣公門發  
於天性本無求生寧死不經特宜減死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



高弘超若使湏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勅可減死一等

長興二年四月大理正劇可久奏准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賊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請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無故即請減一等別憎病患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中書門下覆奏今後凡關賊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殺論無故減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驗分明如無他故雖辜內致死亦以減等論從之至晉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據刑法統類節文云盜賊未見本賊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減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或景跡顯然支證不繆堅恃姦惡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終是平人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一等臣案上文云有故殺者以故殺論此即是矣其無者亦坐減罪即恐未當假如司官或有刑獄

未見本情不可全不詰問據言有故者則是曾行拷捶及違令式或羸枷大棒彊相抑壓以此致死者並屬有故無故者則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違法律亦不堅有抑壓此則並屬無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舊患疾病推勘之際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減等之罪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邂逅謂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決尚許勿論此云無故卻令坐罪事實相背理有未通請今後推勘之時致死者若實無故請依邂逅勿論之義詳定院奏臣等參詳若違法拷掠及託法挾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殺論若雖不依法拷掠即非託法挾情以致其死而無情故者請減故殺一等若本無情故又依法拷掠或未拷掠或詰問未詰問及不抑壓因佗故致死並屬邂逅勿論之義從之

按有罪者拘滯囹圄官不時科決而令其瘦死此誠有

國者之所宜矜閔然既曰盜賊則大者可殺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時而不卽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殺論過矣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諸道州府應大辟罪決訖錄其案朱書格律斷辭禁儀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委刑部覆視

五代用兵以來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殺人朝廷務行姑息之政多置不問刑部案覆之制遂廢至是乃有是詔又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人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五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人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卽命斬之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矧

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

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

九年鳳翔司理楊鄴許州司理張睿並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處鄴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詔曰法等以鄴等本非用情宜從公過議法刑部以其擅行掠治合以私罪定刑雖所執不同亦未爲乖當國家方重惜人命欽恤刑章豈忍無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刑部之議自今諸道敢有擅掠囚致死

者悉以私罪論

端拱元年廣安軍民安崇緒錄禁軍訴繼母馮嘗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貲產欲與已子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集議徐鉉議曰伏詳安崇緒詞理雖繁今但當定其母馮與父曾離與不離如已離異卽須令馮歸宗如不曾離卽崇緒准法訴母處死今詳案內不曾

離異其證有四崇緒所執父書只言遂州公論後母馮自歸本家便為離異固非事實又知逸在京阿馮却來知逸之家數年後知逸方死豈可並無論訴遣斥其證一也本軍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證云已曾離異諸親具知及欲追尋諸親景泛便自引退其證二也知逸有三處莊田馮却後來自占兩處小妻高占一處高來取馮莊課曾經論訟高即自引退不曾離其證三也本軍曾收崇緒所生母蒲勘問亦稱不知離絕其證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阿馮却歸以來凡經三度官司勘鞫並無離異狀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緒請依刑部大理寺元斷處死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據法寺定斷以安崇緒論嫡母馮罪便合處死臣等深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是安崇緒之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為馮強占親母衣食不克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阿蒲處何地而託

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又不乏養所有罪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必各奪一月俸

真宗咸平三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上覽囚簿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用心豈無枉濫耶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其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也

仁宗天聖初燕肅判刑部上奏言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

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大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矜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爲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室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以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犴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今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時天聖四年也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釋著爲例名曰貼放於是吏無所牽制請讞者率多爲減死賴以生者蓋莫可勝數焉

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弃市帝以童孺爭鬪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取童子教之有因榷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減死宰相以爲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捨之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敕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遂各爲奏光言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案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爲盜劫囚略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

慮有司執文並不許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故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人傷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為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為兩事則故與殺亦為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若以劫鬪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所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死已是寬恩遵為之請欲天下引以為例開姦兇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鬪有因劫囚竊囚有因

略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呪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為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唯有故殺傷為無所因而殺傷故今從故殺傷法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殺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復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鬪殺傷則所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鬪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自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遂致殺傷竊以為律但言因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為殺傷所因之犯又

刑部以始謀專為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謂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為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為亡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為律疏但言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為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為一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為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者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啓姦臣以謂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捨法

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敕律悉已明備所爭者惟謀為傷因不為傷因而已臣等以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蓋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為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

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爲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苟以爲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兇惡不致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救而奏決則何爲而不可也臣等以爲宜如安石所議便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爲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囚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

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已死及案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爲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敕兇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爲不當以敕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頒之諸路入誤引刑一司敕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顥皆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爲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議厭塞言者爲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卽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卽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爲二事以破析律文盡從衆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病八月遂詔謀殺

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詔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材之吏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為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兇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不報初安石議行司勳真外郎崔台符舉首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六月擢判大理蘇州民張朝之同堂兄以槍截死朝父避去朝執而殺之審刑

大理當朝十惡不陸死罪案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元帝從安石議釋朝不問

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名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名不當則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入主此乃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

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為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者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出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袞議從之

六年御史臺言大理寺斷邵武軍興元府奏案刑部郎中杜紘



議以爲不當詔下御史臺審定自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皆無所可否獨紘獻議詔台符等各罰金初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定夫因醉婦姦者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爲從而紘議婦加功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歐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亦詔罰金仍展年磨勘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者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者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行寬貸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諸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

在減等之例從之

元豐八年詔自今應諸州鞠訊強盜情理無可愆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

光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鈔充懷耀三州之民有鬪殺者皆當論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卽引舊例一切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鬪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不問可否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鬪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卽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後先擬處斷令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卽令門下省駁奏取旨勘從之

元祐元年閏二月給事中范純仁言四方奏讞去年未改法以前歲奏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案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按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詔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令刑部省詳無得枉濫四月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甚衆請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訖奏從之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昧於知法便文自營但因州郡所

請依違其言即止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否則指所斷之法今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

紹聖元年權刑部侍郎杜紘言諸州大辟本非疑慮其間有因奏裁遂獲免死而已決者不得蒙宥是囚之生死惟奏與否而已詔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

徽宗崇寧三年大理寺言熙寧四年詔獄案不當奏而奏者大辟疑慮可憫免勘其餘並具官吏所坐刑法於案後取旨原之元祐初流罪以下不應奏而奏者勿坐故有司皆知免戾不復詳法用刑率多奏上是致奏牘滋多有煩朝廷處斷請自今並依熙寧法從之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輕則

刑考詳

之法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大

三

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聞奏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制違論從之

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

高宗紹興元年以道路不通諸死囚應奏讞者權令降等斷遣慮滯獄也

三年詔諸路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

四年詔宣州奏擅僭殺人疑慮獄案令刑部重行擬斷申尚書省

初宣州民葉全二者盜檀僭窖錢僭令耕夫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並杖脊流三千里僭貸死杖脊配瓊州孫近為中書舍人駁之命更擬始近之提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俞富捕盜而併殺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讎願貸死詔從之法寺援以為比執前擬不變近又言富執本縣判狀捕劫盜殺捕拒之人并及妻僭乃私用威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詔御史臺看詳侍御史辛炳等言僭係故殺眾證分明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輔臣進呈朱勝非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緣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上曰宣州可貸令若加罪則後來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詔僭論如律法寺當職承評刑部郎官各贖金有差

二十六年詔申嚴州郡妄奏出人死罪之禁

右正言凌哲上疏曰臣聞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謂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劾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爲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當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爲吏者有放意嚮獄之事上下相蒙莫之悛董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以辟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者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撫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處州徐環兒郭公彥夔州冉臯此四人者情理兇惡實犯故殺鬪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旣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顧被殺者銜恨九原不知何時而已也臣恐強暴之風日益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爲害非細欲望特降睿

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當職官吏及刑寺日後將別無疑慮情非可憫奏案輒引例減貸以破正條並許臺臣彈劾嚴置典憲庶使用刑平允惡人重於犯法上覽奏曰但恐諸路滅裂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

容齋洪氏隨筆曰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耿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劾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卽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爲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

刑考 卷之七  
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二十七年十月盜發烏江縣王公衮母家有司釋之公衮手殺盜事聞其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衮之罪詔令給舍議時給舍楊椿等大略謂發冢開棺者律當絞公衮始獲盜不收殺而歸之吏獄成而吏出之使揚揚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人子者尚得自比於人椿等謂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之請當不許

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詔公衮降一官佐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

孝宗乾道六年臣僚言國家立法議罪最為詳備大抵共毆傷殺人必有首有從甲為首則乙以下皆從甲於法合坐死罪自乙而下並當先次決遣在外州郡如甲情理可憫方許奏裁如駐蹕之地凡罪應死者必奏徒流以下申御史臺取旨施行此定制也今有司不務遵行成法纔事涉大辟不問首從俱奏又徒流以下多作情重看詳取旨則合先次決遣之人豈得不例遭禁繫請今後大辟只許以為首坐應死罪者奏為從而不應坐死者先次決遣徒罪不許牽引情重取旨不然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從之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恭親國朝法令諸大辟情理昭然不應奏者具奏款申提刑司詳覆論決其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刑名

刑部  
疑慮應奏裁者徑從本州申奏錄副本申提刑司訪聞諸路憲  
臣間有固執偏見凡所部獄案不問應奏皆令申上俟其看詳  
之後方許聞奏推其本心固欲審克力不逮志竟成淹滯至有  
一郡之獄凡十八案申上累月不報遂致一路之獄積四百餘  
件終歲待報而不決請令刑部檢坐慶元敕令遍符諸路州軍  
合應奏者州郡徑自照條聞奏不必俟憲司回報庶使獄無淹  
滯從之

中書舍人葛邲言乾道六年旨揮強盜並依舊法議者以謂持  
杖脅人以盜財者亦死是脅人與殺人等死恐非所以爲良民  
地後來遂立六項並依舊法處斷外餘聽依刑名疑慮奏裁自  
此旨揮已行之後非特刑名疑慮者不死而在六項者亦爲不  
死法出姦生徒爲胥吏受賕之地若犯強盜者不別輕重而一  
於死則死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乞下有司詳議立

爲定法從之其後言者又謂強盜苟不犯六項雖累行劫至十  
數次以上並賊至百千貫皆可以貸命謂宜除六項指揮外其  
間行劫至兩次以上雖是爲從亦合依舊法處斷乃詔自今應  
強盜除六項指揮外其間有累行劫至兩次以上雖是爲從亦  
依舊法處斷有情實可憫者方行奏裁所謂六項者謂爲首及  
下手傷人下手放火因而行姦殺人加功已曾貸命再犯之人  
也

寧宗開禧元年八月知衡州張訢言國家斷獄備極詳審苟有  
疑慮奏裁別推又有殺人無證一條斷獄註云殺人死不經驗  
與無證佐者若勘鞫證佐逃死及雖有證而於法不許爲證者  
同夫死不經驗與證佐逃死事固顯然往往州郡引用失當遂  
致抵牾蓋謀殺劫殺則有佐而必無證鬪殺故殺則有證必無  
佐夫謂之證者旁證之謂也謂之佐者助已之謂也曰證曰佐

自是二事苟有其一皆可以表殺人之然否至於不許爲證正謂殺害人親屬等人慮其私於黨與故法不許近日曲法者凡是重囚多作無證具奏且行兇之時相助協力到官之後自相供通謂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證至如行兇之人親屬旁援到官故無由證之理例拘親屬不許爲證承舛襲訛寔失本意請行下刑寺及敕令所明施行刑寺奏實如訴請行下諸路自今後不許將無證有佐無佐有證之獄入疑慮之色奏裁從之三年三月無曦以反逆誅族屬悉當連坐詔付從官給舍刑部法寺集議合得刑名吏部尚書兼給事中陸峻等議曰竊詳反逆罪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伯叔父兄弟之子合流三千里自有正條外所有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敕無罪名律止沒官比之伯叔父兄弟之子服屬尤近卽顯沒官重於流三千里蓋緣坐沒官雖貸而不死世爲奴婢律比畜產此法雖存而不見於用其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合於流罪上議刑竊緣上條所載止爲謀反疏文云臣下將圖逆節者今吳曦建號稱備極僭擬反逆已成上件條未足以盡其罪請特出睿斷施行詔吳曦叛逆族屬悉合誅戮朕念其先世不忍夷滅除曦妻男並決重杖處死外其男十五以下並女及生子之妾並分送二廣遠惡州軍編管內女已出嫁者免親兄弟有官人除名勒停應吳璘位下子孫並移徙出蜀分往湖廣諸州居住吳玠位下子孫與免連坐通主吳璘墳墓祭祀令四川宣撫置司取見服屬官職照應施行訖開奏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

